

淺析《維摩經所說經》道液疏之末疏

——承前《羽094R「(擬)天台智者大師智顗別傳」初探》

佐藤礼子*

一、前言

敦煌出土的維摩詰經疏數量龐大，其中可見許多早已佚失的六朝至五代之間的注疏，是一批珍貴的資料。然而，部分資料破損嚴重，內容及作者方面皆有所闕漏，故其整體面貌尚未可知。在這批尚未整理的維摩詰經疏中，包括當時流行於敦煌地區的《淨名經關中釋抄》及《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兩部注疏。此疏的作者均為長安資聖寺的天台僧道液，他的這些著作除了保存於敦煌之外，還有資料顯示曾經在平安時期流傳到日本。¹

道液《集解關中疏》，是對關中之四聖（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維摩注的逐次隨文解釋。另一著作《關中釋抄》，為依照天台大師智顗《維摩經玄疏》對於其他家維摩注加以節選並批判校對的文本，這與智顗《玄疏》同樣，依據五重玄義加以分門科段。兩者相輔相成，成為一個完整的維摩經疏。其中《集解關中疏》卷上附了兩則序，分別被稱為古序及今序：古序即指《注維摩詰經》的作者姚秦僧肇的自序；今序則指《集解關中疏》的作者道液的自序²。此古今二序尚各有義疏。管見以為，在敦煌文獻中總共有十幾種義疏寫本。至於與此義疏有關的前人研究成果，在日本特別豐富，在大陸亦有介紹一卷私人收藏寫卷的研究。

*〔日〕京都大學文學部非常勤講師。

¹ 參見〔日〕平井有慶（1979b）〈敦煌本《維摩疏釋前小序抄》〉，《豐山學報》第24號，1979年，頁69-70。平井點出，江戶初期的知空著／古知知常校《註維摩詰經日講左券》（近代 Digital Library URL: <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818000> 提供明治26年刊之附訓點本全三冊）卷上開頭有道液序。此外，知空識語：「元祿壬申秋，於武江講茲經之時，未檢集解作者。頃於古篋中，得蟲蝕朽故之本，全部四冊。乃始知道液師之作。」這可以證明，道液疏雖然並沒有廣泛流傳，但的確流傳到日本。

² 古序及今序之名稱，見頁2131《天台分門圖》。

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將道液兩疏以及古今二序的義疏加以分析，並指正其中的若干謬誤；第二是介紹前文中沒注意到的相關資料——北大 D245《注維摩詰經序疏釋（擬）》；第三是對其內容加以探討，並對其作者進行推斷。

二、前小考摘要以及維摩經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今年 3 月所發表的論文³，其研究對象為杏雨書屋所刊《敦煌秘笈》卷一所載的羽 094R——其擬題為《天台智者大師智顗別傳》。筆者在其論文中指出，該卷並不是智者大師別傳，而是《淨名經》注釋之一，即是道液《淨名經關中釋抄》的義疏。至今，除了《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所記載的古今兩序部分之注釋外，在敦煌本維摩詰經注釋中，沒有人提及過有關《淨名經關中釋抄》正文部分的注釋，故而該卷是現存唯一的資料，可謂是彌足珍貴。而且，該卷保存著所謂在唐代被俗化的、被誇張的智顗傳。因此，與傳世文獻《續高僧傳》及《天台靈應圖本傳集》卷二所載《天台山國清寺智者大師傳》相比，該卷更能顯示出智顗的特異性。相關記載如下：

年始七歲。因隨父母入寺。至法花道場。聞一僧誦法花經六卷。隨聞隨誦。意猶未足。餘一卷不聞諦自思惟而便悟也。（羽 094R）

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續高僧傳》智顗傳）

十歲法華經普門品。一遍便誦。（《天台山國清寺智者大師傳》）

由此可見，本來流傳下來的智顗之特殊才能為七歲時聽一次《法華經》普門品便能背誦，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內容亦有所變化，在天台宗的末疏中被記載為他聽過一次後便能背誦《法華經》七卷中之六卷，至於另外一卷，不聽而覺悟到其意，可見更強調智顗過人的才華。如此的強調，只見於 094R 的智顗傳，

³ 〔日〕佐藤礼子《羽 094R「（擬）天台智者大師智顗別傳」初探》，《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七號，2013 年 3 月，頁 297-311。

這一特色突出了該卷的價值。

但之前因筆者的所見有限，沒注意到含有同樣內容的另一個寫本北大 D245 的存在。以下在探討北大 D245 之前，先整理道液的二種維摩詰經注疏（T85No.2777《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同 No.2778《淨名經關中釋抄》）及古今二序的義疏（同 No.2775《維摩疏釋前小序抄》、同 No.2776《釋肇序》）的相關研究，以進行文獻回顧。「表 1」是有關道液兩疏、義疏的相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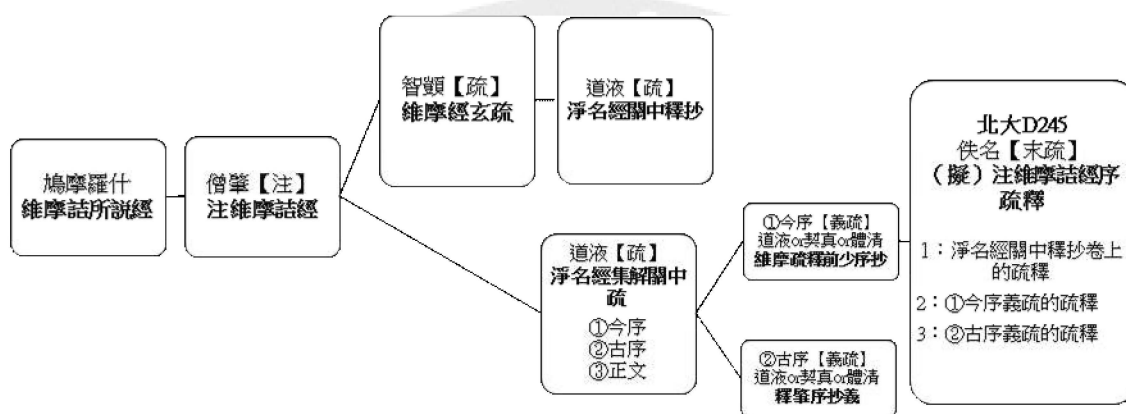


表 1 道液疏、義疏、末疏階層圖

論及到敦煌本維摩詰經注疏的全面性研究有「方 1994」⁴及「曾 2007」⁵，這兩本皆是必讀資料，列舉介紹了敦煌發現的所有維摩詰經文獻。敦煌本維摩詰經注疏的相關文章，已收錄於各種論著目錄，查看方便。⁶尤其在大陸學界已進行了全面性的整理，比如〔黎 2006〕〔黎 2007〕⁷對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進行了翻刻及校訂。但《淨名經關中釋抄》至今尚未有活字化印刷。

⁴ 方廣錫〈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及其注疏〉，《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頁 145-151。

⁵ 曾曉紅〈敦煌本《維摩經》注疏研究概述〉，《2007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70-97。

⁶ 例如：《吐魯番·敦煌出土漢文文書研究文獻目錄》，東京：東洋文庫，1990 年；鄭阿財、朱鳳玉主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1908~1997》，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4 年；鄭阿財、朱鳳玉《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1998~2005》，臺北：樂學書局，2006 年；楊富學《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 年。

⁷ 黎明〈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藏外佛教文獻》第二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年，頁 175-292；〈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下〉，《藏外佛教文獻》第三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年，頁 70-214。

以下以日本學者的有關道液二疏研究成果爲中心，進行整理。首先，當然應提到矢吹慶輝的論文⁸，這篇論文極具先驅性。矢吹先生查跋文指出，道液疏在敦煌地區被廣泛講授。「上山 1968」⁹只對道液疏進行詳細探討，可以說這篇是最早全面性地探討敦煌文獻中的道液疏之論文。此外，還有篇幅雖短但論及到其教理方面的「京戸 2003」¹⁰，以及探討道液疏之俗信性傾向的「橋本 1978」¹¹。

至於道液疏之古今二序義疏的相關論文，除了上述「上山 1968」外，還有平井有慶的一系列研究——「平井 1979a」¹²、「平井 1979b」¹³、「平井 1982」¹⁴，皆對《維摩疏釋前小序抄》及《釋肇序（釋肇序抄義）》的製作年代及作者進行了探討與斷定，並分析了文本內容與思想特色。「平井 1979a」指出，由大正藏 85 卷 No.2776「釋肇序」末句「崇福寺沙門體清記」可斷定古今二序的義疏之作者爲「體清」。但對此，上山在確認寫本之後，將其名改爲「體清」，認爲口述者爲道液、筆錄者爲聽道液講義的「體清」。並且，「曾 2008 碩士論文」¹⁵卷二十三中，列舉有關義疏共 9 件，其中由 BD14888《維摩疏釋前小序抄》的記載：「契真述、體清記」斷定口述者爲契真、書寫者爲體清。如此看來，對於道液疏的古今二序之作者，諸位學者有不同看法，因此至今尚未定論。

並且，在上述前人研究成果中尚未提及之敦煌資料有四，分別是：藤井有鄰館藏 31 號文書及羽 639（皆爲《維摩疏釋前小序抄》部分）、羽 623 及南京藝蘭齋美術館所藏本¹⁶（皆爲《釋肇序（釋肇序抄義）》）。有關這些資料，今後將再另行探討。

另外，對於北大 D245《注維摩詰經序疏釋（擬）》，「曾 2008 碩士論文」

⁸ 〔日〕矢吹慶輝〈露都ペトログラーに於ける古經跋及疏讚類〉，《宗教界》第 13 卷第 8 期，1917 年 8 月，頁 65。同《鳴沙餘韻解説》，東京：岩波書店，1933 年，頁 33。

⁹ 〔日〕上山大峻〈八、九世紀における維摩經諸注釋の系譜〉，《龍谷大學論集》第 387 號，1968 年，頁 106-131。後收錄於氏著《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90 年。

¹⁰ 〔日〕京戸慈光〈關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群〉，收錄於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375-384。

¹¹ 〔日〕橋本芳契〈敦煌資料における維摩經——道液淨名疏の俗信的特色〉，《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1978，頁 88-95。

¹² 〔日〕平井有慶〈敦煌本・注維摩詰經序注釋書〉，《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第 3 期，1979 年，頁 153-165。

¹³ 〔日〕平井有慶〈敦煌本《維摩疏釋前小序抄》〉，《豐山學報》第 24 號，1979 年，頁 69-70。

¹⁴ 〔日〕平井有慶〈敦煌本・南北朝期維摩經疏の系譜〉，《印度學佛教學研究》通號 60（卷 30-2 號），1982 年 3 月，頁 264-268。

¹⁵ 曾曉紅《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¹⁶ 黃征〈吳士鑑舊藏敦煌北朝唐人寫卷的鑑定與考證〉，《敦煌研究》1992 年第 2 期，頁 165-169。該卷最近歸屬於南京藝蘭齋所藏。

的卷三十部分指出了極為重要的一點：

今考此卷內容，除以上敘錄所列，另多為「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內容，可能為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的異文，待考。

此外，「李 2012」¹⁷引用這篇論文所述的北大 D245《注維摩詰經序疏釋（擬）》之一部分，並以當時「俗講」的盛行為焦點探討道液疏的義疏。又有論及北大 D245V 的書評「劉 1997」¹⁸，其中引用上述的上山論文並指出，北大 D245V《八轉聲頌》中的「吳三藏」，其實不是《敘錄》所說的敦煌都僧統的吳和尚僧翬¹⁹，而是吳和尚法成。

由此可知，雖然敦煌本維摩詰經注疏的相關論文頗多，但若將焦點集中於道液疏與其二序的義疏、以及被視為道液疏本文的義疏，即羽 094R 與北大 D245，其實其前人研究成果並不多。

三、北大 D245《注維摩經序疏釋（擬）》概況

該卷被收入於 1995 年所刊的《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2）》。張玉范、李明權先生著《敘錄》指出：

晚唐寫 卷子

白麻紙 12 張，首殘。高 24cm，廣 464cm。紙幅分別為 22cm 和 18cm。卷心高 22.3cm，地腳 3.1cm。每紙 26 行，行 23 字。烏絲欄，行楷精寫。有朱墨批校。

內容為《注維摩詰經》「古序（僧肇序）」和「今序（作者不詳）」的疏釋。文中有「釋今序三意」、「古序妙絕者」、「今序談事，古序談理」等，時有詮釋僧肇序（古序）序文者。據以擬名。（以下省略）²⁰

關於〈今序〉的作者，《敘錄》云：「不詳」，但上山大峻先生在上述論文中已經闡明該序作者是道液。此外，「曾 2008 碩士論文」點出，該卷除了古今

¹⁷ 李小榮〈幾個有關「俗講」問題的再檢討〉，《敦煌學輯刊》2012 年第 1 期，頁 68-80。

¹⁸ 劉屹〈書評《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3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371-381。

¹⁹ 劉書評說「吳和上僧翬」，正指吳洪翬。

²⁰ 《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2）》敘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34。

二序的疏釋之外，還有《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的「異文」。要注意的是，此卷文本裡原來並無註明書名，因此《敘錄》依其內容擬取名為《注維摩經序疏釋（擬）》，這意味著該卷名稱未必明確。除此之外，《敘錄》亦沒提到其作者。

（一）北大 D245 錄文

北大 D245 共有 282 行，今移錄第 1~52 行（與羽 094R 相關部分）以及第 240~282 行（後半部分）。在錄文中，□ 表示無法判讀或有缺損的字，〕 或〔 〕表示寫本有欠缺而字數未詳之處（其中部分有斜體字加字，即指根據羽 094R 而補缺之處），〈 〉表示原文插入。還有表示為「○○者」的黑粗體則指《淨名經關中釋抄》、《維摩疏釋前小序抄》及《釋肇序（抄義）》的正文。本錄文尚未完整，以期今後修改更臻完善。敬請方家不吝指教。

○《淨名經關中釋抄》末疏之中有關羽 094R 的部分

- 1 法〕花□（道？）〔場中禮佛。天台入禮已。便得加備得宿〕□（命）。
知自
- 2 □（省？）數十生。共思大和〔上於靈鷲山中。釋迦如來會下。同聽
- 3 法華。却來相見。天台云。靈山一別。迄至于今。宿因善緣。
- 4 □（得？）遇相見。若不久植善根。曷能如此。
- 5 夫師僧父母。恩法俱深。以義校量。不无憂劣。始末倫超。有其
- 6 六種。一處胎凡聖異。二誕生胎化異。三長養色法異。四攝
- 7 □（受？）恩愛解脫異。五救拔世出世間異。六結緣一生多劫異。
- 8 理致深遠者。實相至理深遠幽拯難名相也。言旨淵玄者。
- 9 理既深遠。難名難示。意亦深遠。猶如何者。下文云。中一切海淵。
- 10 若但依文才者。如傍於佛云云。隨逗機緣者。教門不一。隨逗機緣。
- 引
- 11 門一軌遍絕。滿本願中說。四願三願已滿。唯有衆生未度了。從悲起應。
- 12 度脫衆生也。通明諸經者。通者統也。統通十二分，生起之由有三。
- 滿

- 13 本願中問。菩薩發弘誓。誓度於衆生。未度菩薩。先成佛者何耶。答。
菩薩
- 14 誓度衆生訖。然經當成佛。衆生未度盡。功行任運自立。然成佛也。
- 15 經云。與梵王受記。汝當得菩提。梵王。我願菩薩爲汝不求菩提。故菩
薩自
- 16 然得。汝若求菩薩。菩薩漸漸遠我。雖減度留諸教法。與作得度因緣。
- 17 結僧那者。梵語漢言。弘誓也。引資聖弘願。講經百遍。和上傳
- 18 弘亦然。終大悲以赴難者。初發心時。發四弘願爲發斯願修。
- 19 因得果功圓事畢。却來生死。救度衆生。即文殊菩薩是也。文
- 20 殊釋迦九代祖師。妙淨德八子。皆師妙光。竝得成佛。其長子攝
- 21 □（度？）文殊菩薩。第二子〈攝第一子〉。展轉相攝。至第八子。第八
子者。即釋迦也。將此第
- 22 八釋迦。逆望文殊。即是第九祖攝也。處胎經中。文殊我已久
- 23 成佛。曾爲釋迦師二尊不竝化。故我爲菩薩。三七日者。諸經各說。
佛
- 24 成道後。說法時節。大小不同。大乘取法花爲正。謂初七日觀樹。二七
日
- 25 經行。觀樹者喜自道成。經行者思惟利物。又觀樹者心凝妙理。
- 26 經行想化群生。又云。觀樹想陰四生。經行思施福惠。第三七日受三
- 27 昧樂。又有四意。一爲自調故。二爲陳如等根熟故。三爲佛法尊
- 28 重故。發而後說故。四爲滿梵王宿願請故。□（菩？）宗說七七曰。初
七
- 29 日入喜法門。二七日入樂法門。三七日入解脫門。四七日入□（捨？）受
門。五七日逆
- 30 順觀十二因緣。六七日重入法門。七〃日審定根緣教。故經云。我所得
- 31 智慧微妙〈最〉第一。衆諸根鈍。著樂痴所。思救不得有四因緣。一
- 32 法深難解。二根鈍難救。三著樂難捨。四癡盲難悟。故云。文著樂
故三界之受深痴旨〈□〉。見真之智鈍云々。言梵王者。大自在天。色
界

- 34 天主也。今對三乘法爾說法皆待請故。智度論云。淨居天勸出家。四
35 天王獻鉢。帝釋獻寶座。梵王請轉法輪。三轉十二行者。一示相轉
36 謂示四諦相合。其悟入於見道斷分別障證經理故。二勸修轉。謂汝
37 應知斷證修令其進趣證有學道。三引證言。汝已知斷〈證〉修成。無學
38 道。三赴根緣故。說十二分教辟明鏡掛高臺。形未必能照明鏡。
39 雖在臺無形何以照形。未鏡中見像無形明鏡何施。雖然形至無鏡
40 形亦何能鑒像。此喻衆生根熟時如來隨根說。是以如來成道。
41 七〃日不說法。為衆生緣未堪聞法故。法花云。我始坐道場。觀
樹亦經行。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
眾生
43 諸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等類。云何而可度。爾時諸梵王。及諸
44 天帝釋。恭敬合掌禮。請我轉法輪。我自思惟。若但讚佛乘。眾生
45 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墜於三惡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
涅槃。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
作是思惟時。
47 十方佛皆現。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得是無上法。
48 衆生根有利鈍。智有淺深。故先說三乘。後令歸一。一是三非者。若
49 對一乘種性即一是三非。若對三乘種性三是一非。又無量壽
50 經云。佛將說法。熙怡而笑。阿難發問異常。佛言。我見衆生根熟故
51 喜也。或云。有翻無翻。引五失三不容易。言五失者。翻廣從略。失
52 翻質從華失。翻騰前後。夫取捨任情。失梵漢相遠失。

○今序義疏《維摩疏釋前少序抄》的末疏部分

- 240 釋今序三意。一為辯偽出處年代譯人。二為辯德失前後翻譯不同。
241 三辯疎當。文今序談事。古序談理。理則令人證悟。事則令人信愛。
242 入海之喻者。如人入海。採寶漸入深之喻。發微者。引太常卿奏樂
243 驚覺之事。又引從發生著靡所不詮。是則文義云々。
244 新云悉觀彼高勝者。高謂高顯勝。謂殊勝表。剎莊微云

- 245 悉觀彼皆。高三百五百尺也。即傳奧旨取信難誠者。引 若但讚佛
246 乘等。 使知因果中引初無教法。外道之典彌增。今既法教流行。始
247 知因果者也。 異記者。記奇異之事也。 夜夢金人引夜夢金人飛
行殿中。項佩日光。 境亡者。萬境如空花水月。 心寂者法經從本
來
249 常自寂滅相。 闕通於方言中引四有羊皮。師（獅）子奮迅。猶子拜
曬。亦引五
250 失三不容。 入關者秦地也。東至補關。西至隴關之中。謂生筆等四
人。
251 並博學轉深。美聲振古。時居秦地。故號關中。關外。後涼宮號也。
252 見空紙發誓云。我心如地。終不改易。文生像外者。文者。只合詮其
像內。但為文□（律？）□（絕？）妙。能詮像外之事也。陽來岐路中
法門一
軌云々。
254 子年者。是庚子也。 永泰祀者。計算甲辰年。龍劔中引李邕劔拜
255 主得一神劔。從未曾試曰。夜咆吼鳴神。先動天地。誰有懷難者。
256 直來說四事。當即為君。然誓不求名利。思衆人不知。故未□都等。

○古序義疏《釋肇序抄義》的末疏部分

- 257 古序妙絕者。無等比之稱也。 則無定於一像。引瞿師云々。
258 超群數之表者。非四相三科所攝。亦萬行之外也。虛玄者。
259 引張座碑文。融天地者太虛。 凡夫心取相唯取一境者。引仰觀也。
冥權無謀等者。引金光明。處相應。時相應。〈行〉。說法等。且玄
機密
261 契。謂之冥會。此皆皆上句明躰。下衢明用也。亦引如人每一箇事
262 上冥然諧偶〃走。養相當引有耆者。夜得□之由。 二乘俗
263 禪。三界所終之禪。三乘先謀者。先入定也。別菩薩教以中大智
264 實相無相智也。因說六道四生。四生之義。竟六通義。屬四生攝六

道也。法身雖無不在者。無定法所也。文殊師利。利化之功。引悲
花經

- 266 一切衆道師。皆由權智而生故也。巧積衆德者。德謂三相也。若能
267 三相。所有施為。皆□（獲？）其德。直達法相者。達實也。無行者無
268 利他行也。莫能運四生者。智者實智。凡夫有方便而無智
269 惠愛見行也。不能出三界二乘有智而無方便寂滅也。不能容
270 樹德本者。凡夫以孝悌為德本。乃至忠臣烈士出孝子之門。乃至
271 居家後列可餘。唯二乘以斷惑為德本。菩薩以不二相為德本。
多於波國引淨多億劫。爰持法解說。平等大惠。則是不二法門。不二
法門
273 則是大惠。幽關者。直理之詮也。非本無以垂迹。不觀蓮
274 花。大鳥知他水深。因引窮／巨虛。一有手無足。一有足無手云々。
275 聖德普覆中引先王治國之事。土階三尺。猶資不剪耕田
276 而食。鑿井而飲。百姓日出日時作。日暮時歌。引湯王亦得如孝。
277 疏 魏文侯坐步車上羊場。故教群臣步車。而推虎會
278 負戈而歌。魏文侯院至處所懷快悵問會。夫為臣侮於
279 君罪有幾。會曰。罪有二。云何二。死有死之。文侯曰。天知
280 可知。又死如何。答。已身死。妻兒屠之。會又問侯曰。夫君侮
281 於人臣罪有幾。侯不問。侯曰。智不為謀。辯者不為說。
282 勇者不為其所載。雖文約而詣者。但以文略。非義略也。

（錄文完）

（二）北大 D245 以及羽 094R 之比較

錄文所示，北大 D245 的結構為：

開頭至筆者未錄的第 239 行是《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的釋文

第 240 至 256 行是《維摩疏釋前少序抄》的釋文

第 257 至結尾第 282 行是《釋肇序抄義》的釋文

釋文①的特色在於，該釋文並沒有涵蓋《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全文，只注

釋到「釋序分四」（僧肇序部分的註釋）之前。這意味著該釋文天台五時教的大段全五段部分全都注完。

北大 D245 的開頭第 1 至第 23 行，與前稿中提及的羽 094R 《（擬）智者大師別傳》重複。相較之下，兩者雖然有些地方可見文字上的異同，但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這與羽 094R 的第 13 行至最後一行是同一資料。從這個角度再重新觀察羽 094R 時，可注意到兩點：其一是羽 094R 只抽出《維摩疏釋前少序抄》的釋文（＝北大 D245）的一部分；另一是接著其釋文記述不同內容的佛曲，由此可推測，羽 094R 為一種帶有筆記性質的寫本。再者，雖然羽 094R 的內容多半與北大 D245 重複，但羽 094R 前半可認定為智顗別傳的內容並未收錄於北大 D245 中。以筆者所見為限，尚未發現其他記載相同內容的資料。也就是說，目前可以說這兩種寫本各自載錄的內容都是絕無僅有的。並且，雖然道液的今序及僧肇的古序各有其名為《維摩疏釋前小序抄》、《釋肇序抄義》的義疏，但從來沒出現過道液疏文本的義疏。

由此看來，這兩種寫本可以說是世界僅存的道液維摩疏的義疏，是非常珍貴，亦非常重要的寫本。另外，《敍錄》及「曾 2008 碩士論文」皆通過北大 D245 後半的句子：「釋今序三意」（第 240 行）、「古序妙絕者」（第 257 行）歸納云：

內容為《注維摩詰經》「古序（僧肇序）」和「今序（作者不詳）」的疏釋。

如此，兩者皆視其為古序及今序之釋文。然而，若分析《敍錄》中被視為〈今序〉之疏釋的第 240 行至 256 行間的標題，可發現這並沒有直接註釋〈今序〉。

「表二」顯示，北大 D245 為對今序之疏《維摩疏釋前小序抄》的正文加以注釋之文本。接下來的《釋肇序抄義》亦同，注釋對象是古序之疏《釋肇序抄義》的正文，而不是古序本身。

	北大 D245 標題	維摩疏釋前少序抄對應部分 (羽 639、T85No2775)
第 242 行	入海之喻者 發微者	入海之喻可明。微發之言斯在。
第 244 行	新云悉觀彼高勝者	新云。宰堵波。此云高勝。
第 245 行	即傳奧旨取信難誠者	即傳奧旨取信誠難故先建塔像。
第 246 行	使知因果	使知因果修崇有在爲傳通漸也。
第 247 行	異記者	故周書異記云。
第 248 行	境亡者 心寂者	謂境亡心寂無相無名。無名故言語道斷。無相故心行處滅。
第 250 行	入關者	自秦弘始三年冬羅什入關者自從也。
第 251 行	關外	關外稱爲後涼。
第 252 行	文生像外者	康法師云。文生像外理在緣中。
第 254 行	子年者 永泰祀(記)者 龍劍	上元元年歲次困賴者。爾雅云子年號也。 永泰初記又於菩提道場夏再治定。 時居元年故曰初記。記者年之異稱。殷曰祀也。 其猶龍劍斷物。鸞鏡鑒像。

表 3

	北大 D245 標題	釋肇序抄義對應部分 (羽 623、BD14888)
第 257 行	妙絕者	妙絕之稱者。妙者微妙。絕者超絕。稱者名稱也。謂微妙之理超絕常境。
第 258 行	超群數之表者	超群數之表者。群數者三科四相等

	虛玄者	也。表者外也。 以法相虛玄離相無相故三科所攝不四相所不遷也。
第 259 行	凡夫心取相唯取一境者	又凡夫心取相則唯主一境不能並慮。
第 260 行	冥權無謀等者	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者。潛機嘿應故曰冥權。雖應而無心故云無謀也。
第 262 行	二乘俗禪	非如二乘先入俗禪。發他心智。然後能知也。
第 263 行	三乘先謀者	非如二乘先謀而後應也。
第 264 行	六道四生	謂六道四生形類不一。故曰群生也。
第 265 行	法身雖無不在者	然法身雖無不在。應迹必有方所。
第 267 行	無行者	若有行而無智。愛見行也。無行而唯智。二乘智也。
第 268 行	莫能運四生者	隨愛見則無以超三界。墮二乘則莫能運四生。
第 270 行	樹德本者	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者。非六度無以六□（缺字，應該是敬?）。
第 273 行	幽關者 非本無以垂迹	然幽關難啓者。明理本深也。 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者。此明聖人若不住不二之宗本。無以垂千異之殊迹。
第 275 行	聖德普覆	聖德普覆謂之天。黎人仰歸往謂之王。
第 277 行	魏文侯	
第 282 行	雖文約而詣者	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者。約謂省約。詣謂至也。此明文雖省約而理詣實相。旨婉而彰者意也。婉順也。彰明也。

此外，北大 D245 的筆跡並不凌亂，還摻雜有行楷的勻整細字，不像是聽講

後立即在現場紀錄的文本。再者，由朱筆括號的存在可推測，北大 D245 是在當時講經的道場實際使用過的寫本。

筆者推測，在敦煌據道液疏教授維摩經之時，其所依據的文本為《維摩疏釋前小序抄》、《釋肇序抄義》，今序及古序均有講授。但後來，可能由於《維摩疏釋前小序抄》、《釋肇序抄義》這兩本被認為不夠完備，或另有其他原因，講經時開始使用更有詳細解說的「義疏之疏」，即北大 D245 這樣的寫本。相較於佛經本身，義疏的內容，「義疏之疏」大部分較為易解，除了上面表格所列的詞彙外，甚至連「受記」、「因緣」、「譬喻」等基本詞彙亦有解說。由此可推測，這北大 D245 義疏之疏或許是以初學者為講經對象的文本。

由以上探討之北大 D245《注維摩經序疏釋（擬）》的內容可知，這不是《敘錄》所認為的古今兩序之釋文，而是《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的釋文，以及對於註釋今序的《維摩疏釋前小序抄》和註釋古序的《釋肇序抄義》再加以註釋的文字。因此，《敘錄》之擬題並不正確。（參見表 2）

四、《注維摩經序疏釋（擬）》之作者與成書年代

於是，本文將北大 D245《注維摩經序疏釋（擬）》改擬題為「維摩經末疏」，以下論述採用此名稱（因為《敘錄》的擬題「疏釋」與《維摩疏釋前小序抄》接近）。那麼，此末疏由何人製作？撰寫年代為何時？雖然《敘錄》以書寫時期為晚唐，但這卷應該是轉寫本，因此，其書寫時期與末疏之製作時期並不一致，製作時期比《敘錄》所記載之書寫時期早一些。

作為其旁證之一，〔李 2011〕通過宗密（780-841）《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二（X0245，052b）的敘述，「百年已來，俗講之流，多是別誦後人撰順合俗心之文，作聲聞諷詠。每上講說，言百分中無一言是經是法。設導者，經亦是亂引雜用，不依本血脈之義，連環講之。」或者棲復《法華經玄贊要集》卷十一（X638，442a，成立年為大和末（827-835））所引「言六驚覺群情等者，由觀光明，有緣皆至，如俗講下於種召人。如來說法，先放光召，令生覺察，來起道場。」等對於俗講的批判性記述指出：

但是，「順合俗心」是一把雙刀劍，好處在於可擴大俗講的影（道俗皆知），

壞處則是宣教宗旨發生了轉變，即把「俗講」之「俗」的含義，從「僧俗」之「俗」轉化成了「世俗」，「通俗」甚至「媚俗」之「俗」。²¹

如宗密及棲復所述，俗講最為盛行的八世紀至九世紀的佛教界，雖然從佛教從事者的眼光來看，是一個質量明顯降低至「媚俗」的時代，但從另一方面看，也是強力推動佛教之世俗化、通俗化的時代。

北大 D245（維摩經末疏）中有以「俗講引」為開頭的引用（第 93—94 行），記述視為當時流行的俗講文言七句。這俗講之句之所以被引用，是因為其為膾炙人口的文言。這不僅顯示北大 D245 為針對初學者的講經文本，同時可推測其製作時期與道液二疏以及其序的義疏《淨名經關中釋抄》及《釋肇序抄義》的製作年代（永泰初，大曆二年（767）左右）相距不遠。

至於作者的斷定，必須全面地探討上述之道液疏和其二義疏以及北大 D245 的關係。雖然無法避免行文繁雜，但此處僅就道液及其師承關係依序論述。

（一）道液與資聖寺

「上山 1968」指出，道液「對天台的維摩經解釋有所關心，尤其致力於通過《註維摩》獲得對維摩經的其本理解。」²²「橋本 1978」也歸納為「法照在華北活躍之當時，道液應是代表長安佛教界的高僧，所以他對維摩經的講述，一定對推動該經廣泛流布有很大作用，因此在長安宣教或進行撰述活動的人，不能不關注他講述的內容」。²³作為這些說法的印證，上述道液之二種維摩疏由平安時期的入唐僧流傳至日本。其書名可見於常曉、圓仁及高麗義天等目錄中。如上述（注 9 及 11-13）諸氏所指出的那樣，尤其在常曉目錄中可見道液疏常被利用的記錄，然而因為大正藏中句讀標點錯誤頗多，因此筆者不厭其煩再次進行，如下：

右維摩經，窮微盡化。妙絕之稱也。造疏之人數般，論旨左右，詞疎理*

²¹ 李小榮〈幾個有關「俗講」問題的再檢討〉，《敦煌學輯刊》2012 年第 1 期，頁 74。

²² 〔日〕上山大峻〈八、九世紀における維摩經諸注釋の系譜〉，《龍谷大學論集》第 387 號，1968 年，頁 92。「……天台系の、しかも特に維摩經に對し深い關心を懷き、とりわけ《註維摩》により同經の基本的理解を得ようとつとめたひとと見なしてよい。」

²³ 〔日〕塚本善隆《塚本善隆著作集（4）・中國淨土教史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 1976 年）第三章九節。「五會法事讚所收の讚詩について」頁 464。「道掖は將に法照が華北で活動した頃には、長安の代表的な佛教學者として推されてゐた人であつて、この人による維摩經の講述は、必ずや該經の流布を大に趣がしたものであろうし、随つて長安で宣教し撰述をするものが、注意せざるを得ないものであつたろう。」

塞。于是至關*中液公，大宗蕪蔓，真極而開。今見大唐真典近代興盛。講文學義之類，總此疏等，以為指南。是故每寺講淨名典，化度白衣，以液公疏，提撕緇徒。皆云，雖有諸*師註疏，惠底未足，乍學此文，法鏡轉明，惠燈益照者。²⁴

——「*」字顯示：非據以大正藏原本（鎌倉時期寫高山寺藏本），而據甲本（享保二年寫大谷大學藏本）或丙本（享保年間刊豐山大學本）。

此外，延長三年（925）天台山王院藏目錄中，可見關於道液更詳細的事跡以及著作：²⁵

淨名經關中疏四卷

淨名經關中釋批二卷 竝液公

仁王般若疏二卷 液

上來六本，天台為指南。加液公隨曇覺長老，以受天台之教，仍編宗類。後學悉之。

道液表竝賜謚勅文等

液法師表集竝勅文 （表首有勅文，竝表五件在後。又門人名目在末。）

由此可知，流傳到日本的道液著作，除了在常曉目錄中記錄的《關中疏》，《關中釋批（＝釋抄）》，《金剛般若疏》之外，尚有在常曉錄中不見其名的《仁王般若疏》，以及道液寫的表五件、皇帝之勅文，還有一卷紀錄道液門人的名單。

此外可見，天台將道液《淨名經關中疏》，《釋批》及《仁王疏》指定為基本指南。這意味著當時道液疏十分盛行，並證明了塚本及橋本兩位先生所指出的內容。再者，如紀錄所示，道液從資聖寺之曇覺長老所習傳天台之教義，以編寫天台宗類之經疏。雖然不確定曇覺長老具體指何人，但其一文對於在探討道液非天台寺院的資聖寺中對天台教義的習學，以及至今不明的師承關係有所幫助。

附帶說一下，《山王院藏目錄》中所見的道液疏，與《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中所見之書名及卷數幾乎一致，並就歸朝後住比叡山山王院的事實而言，是圓珍之流傳物。

由此可知，雖然道液疏廣泛流傳至日本，高麗及西域，但幾乎沒有以傳世文

²⁴ 《大正藏》第55冊，No.2163，《常曉和尚請來目錄》，頁1069c。

²⁵ 《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三卷，No.53「山王院藏」，頁771-772。

獻的形式流傳下來。在當時，像這樣五次上表於皇帝，並且得到賞賜，可見道液作為僧人的崇高地位，然而他在歷史上卻湮沒無名。其名雖然僅在日本可見²⁶，但他的著作在中國大陸很長時間以來一直都被視為佚書，根本沒有人提及其存在。

此外，有紀錄顯示，道液為京師資聖寺之大德。雖然沒有獨立的人物傳，但從各種僧傳及經錄等中可知，他活躍在安史之亂以後代宗及德宗時期。其中因為他是不空三藏譯經事業集團之一，因此有記錄表明，道液參與了不空的《仁王經》，《虛空藏經》，《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以及不空去世後的闍賓三藏般若《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的翻譯工作。²⁷

道液當住持的資聖寺，位於長安皇城之東南方向的崇仁坊，始建於龍朔三年（663），原為長孫無忌之邸宅，為了祈無忌之妹的太宗皇后——文德皇后的冥福改造成尼姑寺，十年後的咸亨四年，改為僧寺。²⁸ 此外，我們知道其為入唐僧圓仁在當時的首都長安作為學習及寫經的據點。與圓仁有交流的語達國師知玄之傳中有：「四海三學之會要之地」²⁹，可見資聖寺為中唐期之名剎。³⁰

並且，在面臨外敵入侵等國難的永泰元年至大曆年間這段期間，不空新翻譯出了護國經典——仁王經。這部仁王經在不空曾從事譯經工作的大興善寺中設置的仁王道場、以及在西明寺與資聖寺裡開設的講座內被持續地閱讀及講授。道液也參與了仁王經的翻譯工作，並著作「仁王經疏」。由此推測，他應該不止一次地擔任過講經的工作。

²⁶ 〔日〕平井有慶（1979b）〈敦煌本《維摩疏釋前小序抄》〉，《豐山學報》第24號，1979年，頁69-70。平井指出：江戶初，知空《註維摩詰經日講左券》明治26年刊附訓點本全三冊（近代DigitalLibrary）卷上開頭附有「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序、中京資聖寺沙門 道液集 序文」。知空在自序提到「蟲蝕朽故」的完本《集解關中疏》還在某寺。

²⁷ 參看 T55n2157《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上，756b、892a。關於般若譯經事業，參考如下論文。〔日〕岩崎日出男〈般若三藏の在唐初期における活動の實際について——《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翻譯と北天竺・迦濕蜜國派遣の考察を中心として——〉，《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5期，2002年2月，頁13-17。〔日〕中田美繪〈八世紀後半における中央ユーラシアの動向と長安佛教界——德宗期《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翻譯參加者の分析より——〉，《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44期，2011年4月，頁153-189。

²⁸ 〔日〕小野勝年《中國隋唐 長安寺院史料集成》，東京：法藏館，1989年，頁67-72，頁364-365。同〈知玄と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研究の一節—〉《東洋史研究》第15卷第2期，1956年10月，頁43-44。

²⁹ 《宋高僧傳》卷六義解篇知玄傳。

³⁰ 黃征〈吳士鑑舊藏敦煌北朝唐人寫卷的鑑定與考證〉，《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頁165-169。黃教授恐怕誤認為：杭州某氏所藏《釋肇斷序抄義》識語所提的寺廟都是敦煌地區的，然而其實這些廟都在長安。「以上所提到的崇福寺、資聖寺、開元寺、普應寺都應在敦煌地區或離敦煌不太遠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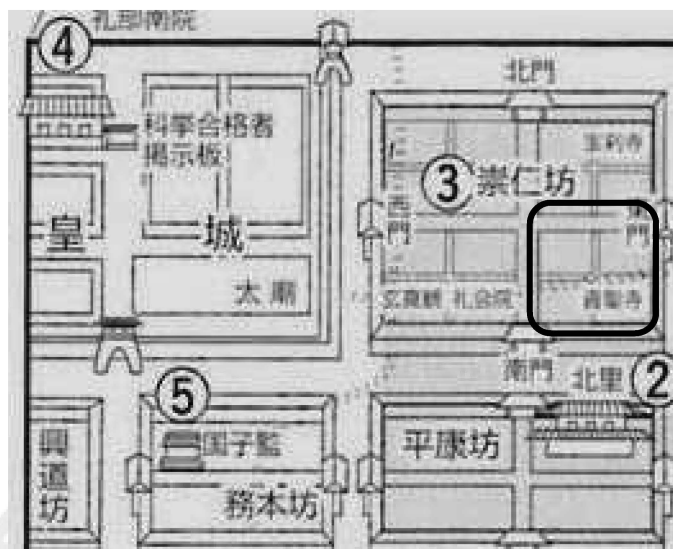


圖 1 資聖寺在長安崇仁坊 摘自「妹尾 2013」頁 442。³¹

(二) 關於古今兩序以及北大 D245 的作者

如上所述，道液的維摩疏二書之一《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大正藏 85 冊，No.2777）的開頭有兩則序：一是今序（道液序）；另一是古序即僧肇〈注維摩詰經序〉，分別各有其註釋：《維摩經疏釋前小序抄》，《釋肇序抄義》，其撰寫時期皆以題跋紀錄於文末，如下：

S.2702 道液《淨名經關中疏》

于時上元元年，歲次困頓永泰初祀。又於長安菩提道場，夏再治定，庶法鏡轉，明惠燈益矣。

P.2149《維摩疏釋前小序抄》

餘永泰二年時居資聖傳經之暇。命筆真書自爲補其闕遺。豈敢傳諸母事。

（BD14888「資聖寺契真法師作之，用傳後進。」）

³¹ 〔日〕妹尾達彦〈唐代長安の印刷文化—主に S.P.12 と S.P.6 をてがかりにして—〉，《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 修訂版》，東京：汲古書院，2013 年 4 月，頁 442。

S.2496《釋肇序抄義》

大曆二年春正月，於資聖寺傳經之次，記其所聞，以補多忘。

（（BD14888「庶來悟之義伯，無詣斐然矣。崇福寺沙門體清集記。」）

至於古今二序之撰寫者，在日本長期被視為崇福寺沙門體清。其中《鳴沙餘韻解說》為最早對道液疏的各序末識語進行整理的文獻，亦是最早以體清作為作者的文獻，如下：

總之，資聖寺道液上元元年（760）先製作了《維摩集解關中疏》二卷（或四卷），永泰元年（765）又對其進行了修訂，當時崇福寺體清偶然在資聖寺親聽道液講經，之後永泰二年（766）為道液序作了注釋、大曆二年（767）又為僧肇序作了注釋。而將前者命名為《維摩疏釋前小序抄》，後者命名為《釋肇斷序抄義》。³²

由此《小序抄》和《釋肇序抄義》的作者被歸納為體清（正確是道液述，體清記），從此以後，日本的研究皆在其前提下進行討論。此外，雖然在《鳴沙餘韻解說》中沒有提到，但「上山1968」³³認為，「當時在資聖寺」的崇福寺沙門體清為道液的外甥。上山先生依照 P.2131《天台分門圖》的記述進行探討，如下：

餘大曆二年者，是造彼釋序時，略記年代也。其造序僧體禮清，即是後資聖寺和尚〔外+男〕甥是也。（P.2131 末）

雖然體清之名不見於史書或佛傳，但在 S.3475 中亦有記載：

巨唐大曆七年三月廿八日，沙門體清，於稱州開元寺，為俗尼道俗，敷演此經，寫此疏，以傳來學。願祕藏常開，廣布真如之理，蓮宮永麗，弘分般若之源矣。

由此可知，在聽講道液疏的五年後，體清自身也開始講經，可見道液與體清之間的師承關係非常密切。

體清住的崇福寺位於長安西北方向的休祥坊，與體清駐寺時期較近的有智

³² 同注 6，頁 41。「要するに，資聖寺道液が上元元年（760），先ず《維摩集解關中疏》二卷（或いは四卷）を製し，永泰元年（765），更に之を修訂せしが，偶々當時，崇福寺體清が資聖寺に在りて，親しく聽講し，永泰二年（766）には道液の經序に，大曆二年（767）には僧肇の經序に，夫々注釋を加へしものと知るべし。而して前者を《維摩疏釋前小序抄》と題し，後者を《釋肇斷序抄義》と名けたり。」但該文原寫以「永泰二年」為「僧肇」、又以「大曆二年」為「道液」，小考以意改。

³³ 同注 7。

昇、澄觀。而且崇福寺成為般若三藏的釋場，釋出許多佛典，澄觀被列入般若三藏之「四十華嚴」的詳定。由此背景可推測，體清亦應該是具有相當豐富知識的僧人。

大正藏將此二序分別收錄於 2775 和 2776，但其實有些前人研究成果指出，此二序本來不可分，而是一組的，並且應該要稱為「體清疏」³⁴。筆者雖然對這個意見沒有懷疑之處，但至於可否稱為「體清疏」，有重新思考的餘地。筆者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 BD14888 這個資料以「契真」為此疏之作者。〔方 1994〕，〔曾 2007〕，《敦煌大辭典》皆由 BD14888 前半之《小序抄》文末的記述「資聖寺契真法師作之，用傳後進」歸納出：「契真」撰，體清記，如下³⁵：

《維摩疏釋前小序抄·釋肇斷序抄義》，所疏為道液撰《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首之道液自序及所引僧肇《維摩詰經序》。前者即名《維摩疏釋前小序抄》，唐契真法師撰；後者名《釋肇序抄義》，似亦為契真法師述，體清記。兩者合為一卷。……（《釋肇序抄義》）卷末謂“余以大曆二年（767）正月於資聖寺傳經之次，記其所聞，以補多忘。”證此文乃體清在資聖寺聽契真傳講後所作的筆記。本疏未為我國歷代大藏經所收。敦煌出土後，被日本《大正藏》分為兩件收入第 85 卷。《釋肇序抄義》誤定名為《釋肇序》。（傍點者由筆者所加）

由道液重新治定的時期是 765 年夏，紀錄表示「傳教」為「大曆二年春正月」，由此可推測，進行講經（不是俗講，而是僧講）的時期應是 766 年的冬安居。因此可推測，這次講經由道液（〔方 1997〕主張是由契真）進行，至 767 年春天三月的冬安居之間，聽講經之體清撰寫今古二序。永泰二（766）11 月已改元為大曆元年，因此 767 年為大曆二年是無疑的。

³⁴ 同注 12，頁 153。該論文以體清為「體清」，但〔1979b〕以後都為「體清」。

³⁵ 《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條記目錄以「曇曠」為作者，可能出於失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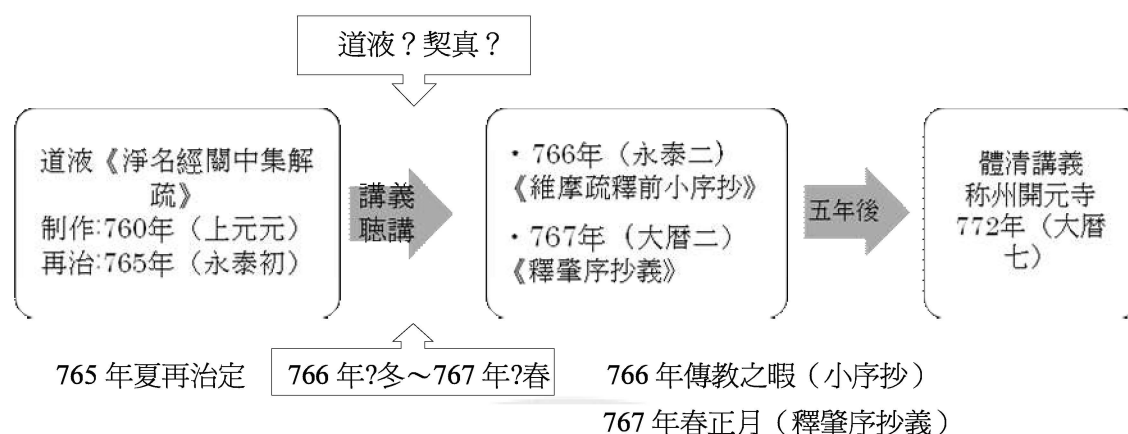


圖 2

雖然許多文獻紀錄古今二序之作者(筆錄者)為體清,並且講經的場所為資聖寺,然而很少有文獻闡明講經的人物到底是道液還是契真。唯一留下疑惑的是,道液以外的人物可否對於重新治定後僅有兩年的注疏加以說明。於是,通過考察契真的人物特點,其實也可推測,他與道液或許有直接關係。

其根據皆見於平安時代的佛教目錄。例如,承和十四年(847)上奏的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

淨名經記五卷(無量義寺文襲述)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四卷(資聖寺道液集)

淨名經關中疏釋微二卷(中修山沙門契真述)

又延長三年(925)製作的天台之山王院藏目錄中³⁶有:

淨名經關中疏四卷

淨名經關中釋批二卷 竝液公

淨名經關中疏釋微二卷 除批以外,此為王記中修山

已上六部六本一十三卷,竝同帙 雜第十

再來,嘉保元年(1094)成立的興福寺永超撰《東域傳燈目錄》中的〈弘經錄衆經部〉列舉維摩詰經相關書籍並記載:

³⁶ 同注 24,頁 771-772。

同關中疏四卷（具云集解關中疏道液撰）

同關中疏科文一卷（同上）

同關中疏釋批二卷（同上）

同關中疏釋微二卷（中修山契真述）

同關中疏記五卷（無量義寺大襲撰）

中條山的契真撰《淨名經關中釋微》二卷皆被紀錄於道液《關中疏》，《關中釋批》的後面，而且其書名的近似性顯示，這跟包含古今二序的道液二疏的關聯性頗高，此外，所有目錄大致上以製作年代依序記載，這可以證明契真的《關中釋微》二卷與離道液二疏的製作時期相近。

除此之外，BD14888 中有「資聖寺契真法師作之」一文，可知契真與道液同樣在資聖寺，考慮到其製作年代，也可以認為道液與體清之間出了（含血緣）的師承關係以外，亦存在法燈，以聯繫兩者。被視為契真住的中條山棲巖寺為唐代的華嚴之修行地，位於河中府（今山西省）。由傳記可知，幾乎與體清同一時期駐在崇福寺的華嚴澄觀，亦在此地修行。

由上述內容可想像以下的傳寫流程：

聽過由道液講經的內容之契真，製作《小序抄》，並由體清書寫之。此外，《釋肇序抄義》亦由契真（〔方 1994〕，〔曾 2007〕）或體清進行製作並書寫。就算考慮到道液疏的重新治定及二義疏的制作年代，筆者也無法同意契真在資聖寺對道液疏進行講經之看法。再者，如果採用《小序抄》的作者為契真的看法，《天台分門圖》紀錄體清為「資聖寺和尚之甥」，其中「資聖寺和尚」或許也有指契真的可能性。然而因為資料有限，故無法確定。

筆者更需要主張的是，由上述內容可推論，有可能是《小序抄》作者的契真撰寫的《淨名經關中釋微》二卷，其實是北大 D245。當然，《淨名經關中釋微》之書名從來不見於敦煌文獻中，而且在北大 D245 中並沒有可以歸納為契真之作的具體記述。但筆者推測，至少在當時對道液疏加以註釋的文獻，只有僅在平安朝之目錄中記錄的契真《淨名經關中釋微》二卷。

五、結論

這篇論文首先顯示了羽 094R 與北大 D245 有連續關係。其次，闡明了北大 D245 記載的不僅是《敘錄》或前人研究成果所述的内容，尚有其他：前半為道液《淨名經關中釋抄》的末疏；後半為對於道液疏的古今二序之義疏加以注釋的末疏。再者，顯示了該末疏為契真的《淨名經關中釋微》二卷的可能性，並稍微探討了道液疏之作者道液，以及被視為筆錄者或道液疏的義疏之作者體清和契真等人的背景。

北大 D245 是首尾闕漏的寫本，因此無法知道其完整結構及篇幅。然而，若假定北大 D245 為契真《淨名經關中釋微》的二卷之一，則更可以想像，該寫本北大 D245 應是下卷，而現在無法看到的上卷或許是道液《淨名經關中集解疏》的注釋。

換言之，契真《淨名經關中釋微》二卷的結構為：卷上為道液疏的《關中集解疏》；卷下為《關中釋抄》；卷下的結尾總結古今二序，可以說這是網羅道液疏全體的末疏。在此筆者期待今後新資料的發現。由於筆者所見有限，本論文一定有許多缺疏遺漏之處，還請各位讀者不吝賜教。

